

张
欣
系
列

沉 星

档 案

张
欣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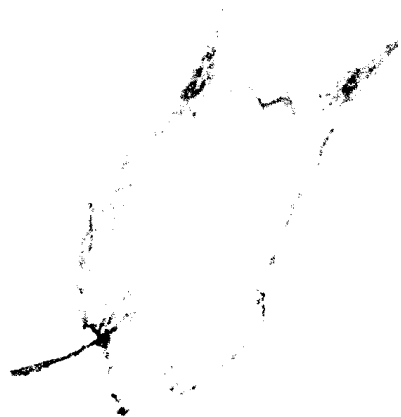


张 欣 系 列

沉
星
档
案

张 欣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星档案/张欣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0. 10
ISBN 7-5063-1939-X

I. 沉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0473 号

沉星档案

作者: 张 欣

责任编辑: 水 舟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插图: 王师颀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40 千

印张: 7

插页: 11

印数: 10001-18000

版次: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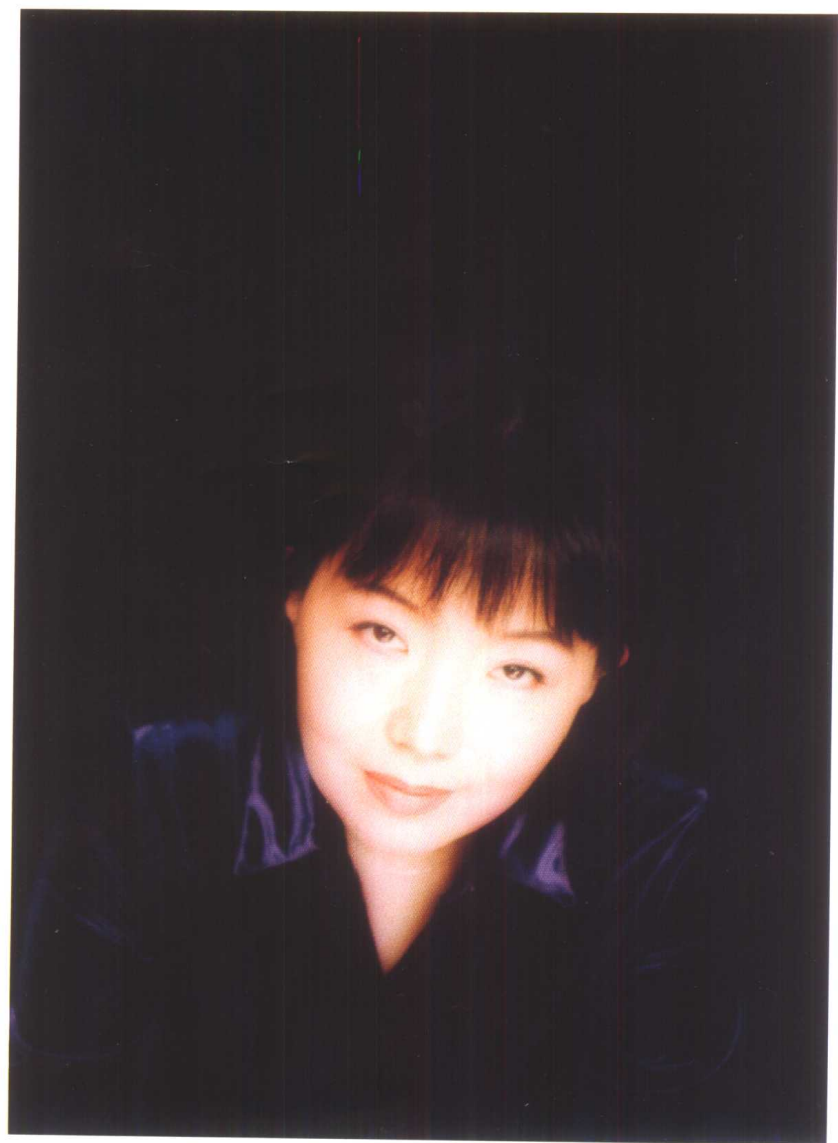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: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939-X/I·1922

定价: 1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像

作者简介

张欣，女，江苏人，生于北京。五岁时举家搬至广州。1969年应征入伍，在部队曾任卫生员、护士、文工团创作员。1984年转业。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作家班。现任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专业作家。

主要作品：《张欣文集》四卷本等。根据其小说的改编的电视连续剧：《岁月无情》、《致命邂逅》等受到观众喜爱。

国家一级作家。

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广州市作协副主席。



陶然躺在寒冷的冰库里，通体透凉，眉宇间已挂上了白霜。原本细嫩的颈部依稀留有卡勒的痕迹，所以令她的脸色泛青，香肩瘦削而不见骨，因没有受到伤害，仍是她身体中最为曼妙动人的地方之一。然而，一道长长的尸体解剖的刀伤却像伸展的水律蛇一样，从她的上身蜿蜒到腹部。

金枝玉叶般的身体被粗针大线地缝合，似乎不止一次。不觉让人想到死于非命的邓丽君，戴安娜，美貌、嗓音、高贵优雅、气质压倒群芳是她们的原罪，谁知道大众的惋惜中有多少庆幸和自慰的成分？只是那窒息与破碎的身体已同她们的芳名、意志毫无关系了，这便是死亡的价值，灵与肉是可以分离的，声望和躯壳也是可以分离的。

对于陶然来说，大致也是如此，生前绯闻不断，死后传言缠身。比起名女人来，她可能微不足道，但对于身边的芸芸众生，以及惟恐天下不乱，又寂寞已久的媒体，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已经够丰富多彩，并且足以告慰相貌一般、铢积寸累的平庸女性了。

陶然是电视台著名的制片人兼主持人。

“以活泼、清新的主持风格和亮丽、端庄的荧屏形象得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。”讣告上是这样评价她



的。

尸体是在她的豪华寓所被发现的,当时,几个“蜘蛛人”吊在半空中刷洗大楼外层的水晶马赛克墙,透过户主的落地窗,发现女事主在家中的客厅里遇难,便向物业公司报告,值班人员经过查实,迅速拨打了110。

刑警发现,陶然仰卧在沙发旁的地板上,上身穿一件粉色绣花睡衣,下身穿白色内裤。口鼻流血,颈部有卡勒痕迹,胸口及手臂有多处浅刀伤。现场门窗完好,卧室化妆台抽屉内的现金和贵重物品均无损失。保险柜没有发现被撬痕迹,里面的20多万元现金,数张存折和房产证丝毫未动。

刑警在陶然的卫生间和客厅发现多处血迹,经过化验,除了陶然的血型之外,还有与陶然不同的A型血。另有一把带锯齿的水果刀。尸检证实,陶然是颈部受压窒息死亡。时间约为凌晨3点。

如果不是命案,甚至连她的家人也不知道她有这样的高尚住宅。陶然有个性但不张扬,电视台有主持人开白奔或跑车,全身的名牌披挂,但不是陶然。陶然有着清丽脱俗的外表,同时又有邻家女孩的乖巧,这也是她格外讨人喜欢的原因。

陶然是个大眼妹,有人说她的脸上有一半是眼睛。她的眼睛黑如浓墨,亮如点漆,长长的睫毛仿佛蝴蝶呼扇的翅膀。

身材也是一等一的,蛮腰盈盈一握,窈窕的体态宛如垂柳临风。在性感大波流行的今天,她不见得格外丰满,但梨状的胸脯瓷实而坚挺,也是独具吸引力的。



值得注意的是,陶然生前所在的电视台部分工作人员,似乎都对她的死于非命,没有表示太多的惋惜和哀痛,甚至沉浸在一种柳暗花明的兴奋之中。据说有人自发地聚餐庆祝,也有人跑到僻静的地方去放了鞭炮。

陶然怎么会得罪这么多人呢?!

这些反常的现象,使媒体对于他们的炒作对象更加虎视眈眈。决定爆炒陶然的成因无外是红颜薄命、单身、名下神秘的巨额资产。

还有就是她受观众欢迎却不被同事喜欢。这些东西背后一定大有隐情。

在缺乏热情、理想、崇高和献身精神的今天,这是典型的大众口味。

陶然最后的遗容,在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之前,是不能随意瞻仰的,除非她的亲属同意。

也就是在传闻铺天盖地、席卷而来、颇具势头的时刻,先后有四个人,乘着夜色和初冬的蚀骨寒意,在得到陶妈妈的恩准之后,来到殡仪馆,单独凭吊了陶然。

为了躲避记者的贴身采访,郭宇刚是午夜以后来探望陶然的。

值班人员对这个把风衣领子高高竖起来的、貌似私家侦探的家伙很不满意:“拜托你,把墨镜拿下来,现在是凌晨两点。”值班人员无法拒绝两张百元大钞,所以没有摆出公事公办的面孔。

郭宇刚摘下墨镜,被值班人员仔细端详:“你演过什么?”



不是太有名嘛。”郭宇刚苦笑，心想，我根本就不是演员，到目前为止，人生大剧中最重要的角色是曾经与陶然结婚。

郭宇刚是陶然的前夫。

他真是佩服那些无良报人，挖地三尺，居然把他这个小人物揪了出来。他现在在一家效益不好的公司打杂，每天看着老板黑口黑面，却又不肯炒了老板，奔向光明的未来。说起来他也是相貌堂堂，但人生不走运啊，屡战屡败让他学会了看别人的脸色，忍气吞声地打发日子。

自己的那个死样子被登在报纸上，他从心里觉得对不起陶然，陶然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男人一事无成，寂寂无名，他真不给她长脸，根本不配是陶然的前夫。

连记者对他都有点失望：“报料啊，赶紧报点料出来嘛。”“有没有什么精彩的故事？”“一定是她抛弃了你，到现在都没发达嘛。”

“如果她没有死，也会被你们逼成阮玲玉的。”他无比伤感地说。

“可是她死了，我们也要吃饭啊。”这就是他们的回答，几乎是漠然的。

郭宇刚也不明白，为什么陶然的离去，得到的同情那么少？负面的传言纷纷扬扬，有些人甚至省略了表面文章。看来年轻、貌美加富有是招天忌的，何况升斗小民？！郭宇刚扪心自问，对于见诸报端的新闻，他不是也热衷于政客丑闻、名人混战、影星歌星破财婚变等等等等？

当然仍有小报记者穷追不舍，许下费用之类。他当然会痛斥他们，写不写是一回事，他们开的价码简直是侮辱



他。

值班人员打开冰柜便悄然离去。剩下郭宇刚一个人面对着冰清玉洁的陶然。他对她的感情其实并不复杂,那就是想恨也恨不起来。通常离婚的男女极少没有隐怨的。

他忍不住去触摸她的脸颊,没有生命的东西是多么让人绝望和哀伤啊,花岗石都比她温热。

他把手缩了回来。

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,那时他是在歌舞团舞蹈队,年纪轻轻已经是副队长了。在迎接一批新学员时,发现了陶然。当时只觉得她眼睛大,别的印象很淡,总之是乖乖女的模样。她练功还是很勤奋的,有时一个人对着落地镜跳,满头大汗却绷着好强的小脸。还有一次压着腿,人却睡着了。

她的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,自己也很努力,但成功的因素常常不那么简单。她跳舞的爆发力不够,同时又欠缺表现力,恰恰这两点特别不容易说清楚,要靠本人去悟。陶然是那种急于成功的女孩儿,所以也十分苦恼,有点情绪就去找郭宇刚聊,郭宇刚也像大哥哥似地开导她。那时郭宇刚的形像很正面,业务不错,要求进步,是个力争上游的好青年。团里也有意想培养他,认为他是个干部苗子。

当时团里的男一号叫沈汉风,天生一块搞舞蹈的材料,有一种病态的苍白和冷漠。他平时谁也不理,练功也爱来不来的,整天到现代舞团去听课,而现代舞团是否能存活还是个未知数,毕竟有个和者盖寡的问题。团里不放汉风,汉风也未必敢去。但他很接受那种味道,认为是真正的艺术,他自己的业务汇报作品,就是莫名其妙的《无题》,现场空间



有一个古老的、缓慢转动的旧式木条电扇，舞台设制犹如洞穴，破败不堪，但到处挂着柔白的、充满现实感的卷状卫生纸，一条一条地在空中飞扬；他穿着贴身的舞衣，又浑身涂满胶水，舞姿倒是无限优美，无比忧伤，似诉千言万语，但全身渐渐粘满了卫生纸的碎片，最后又在这些碎片中窒息。为此，团领导面面相觑，而舞蹈队却开了锅，什么看得懂啦，看不懂啦。

郭宇刚对沈汉风十分反感，觉得他的舞蹈语汇很不健康，散布的是一种颓废、消沉的情绪，以这种状态怎么能演好大型歌舞史诗《红旗颂》呢？！

6

他找沈汉风交换思想，显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沈汉风根本不说话，斜着眼睛看他。

时间就这样细水长流地过去了，每个人都在成长。

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团里的人都不大能接受汉风，她自己却心安理得地享受孤独。只有陶然有些崇拜汉风，她觉得她是懂他的，只是说不出来，而在舞蹈的爆发力和表现力两方面，汉风也给了她很多启示。渐渐地，两个人走得近了。

那时候的郭宇刚已是舞蹈队的队长，为了对陶然负责，他总是提醒她不要盲目地理解艺术，艺术不是抽象的，要赋予它思想的光芒，譬如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精神，这才是艺术真正的核儿。陶然学给沈汉风听，沈汉风说放屁，艺术就是抽象的，感性的，意念的，艺术就应该远离政治。话又传了回来，郭宇刚认为这是一种反动。

对于陶然来说，她两个人都喜欢。汉风的唯美，郭宇刚



积极的人生态度,虽然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,但对她都构成吸引。她那时很单纯,他们说什么,怎么说,她都觉得有道理,瞪着大眼睛一个劲地点头。

陶然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,兄弟姐妹也没有一个爱好文艺,更别说吃这碗饭了。郭宇刚的父亲是冶金局的一个副局长,相对优越的家庭环境令他天生有一股精英派头。说到底,他对汉风的抗拒也是一种阶级烙印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陶然的母亲得了一种怪病,每天周身无力地下不了床。医生给开了一种外国药,隔两个礼拜打一回,说是增强抵抗力,什么时候压倒了病魔什么时候算好。这种药不仅贵,还特别难搞,要到境外去弄。陶然觉得汉风的父母都是医生,就去求他,汉风也很想帮她,但他爸爸妈妈是小医院的医生,并没有太大的法力,更重要的是,父母希望汉风长大后做医生,或者干什么不好?对他从小爱跳舞,三天磨烂一双鞋简直是一筹莫展,几乎打断了他的腿。

自从他选择舞蹈为职业后,失望至极的父母就不再管他的事,更何况他同事的事了。所以汉风的家庭观念相当淡薄,他对自己的身材很挑剔,非人般地节食,有一回他病倒了,如果不是陶然到街上去给他买白粥,他非虚脱了不可。郭宇刚知道了还说风凉话: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吗?!敢情食粥啊。

就是这种时候,陶然劝汉风回家歇几天,汉风宁肯熬着,也不回去。他说他父母看见他就神经性头痛。但为了陶然,他还是做了努力,果然被父母冰冷地拒绝了。



谁都不能活在玻璃罩里只谈艺术,爆发力和表现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在现实面前,汉风显得力不从心,没有底气。

郭宇刚拿着药方找了他父亲,药很快就买到了,而且他不收陶然的钱。

陶然并没有拼命坚持,她也不知道母亲要用多久这种药,即便是郭宇刚肯要,她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出来。好在用药之后,母亲的病情确有所好转。

三个人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了。

当时的郭宇刚真可谓春风得意,团里马上要提他当副书记。相比之下,汉风处于弱势——上节目的时候用他,别的就想不起他来了。陶然的性格中,其实有侠肝义胆的一面,便在情感上很自然地偏向汉风,两人总在一块。还带汉风去见了她父母,陶妈妈说,这么精致的人,能吃五谷杂粮吗?!陶然说,我们不吃饭也能活。

她当时就这么虚无飘渺,浪漫情怀。

但在这时,郭宇刚也向她提出来确定恋爱关系,陶然也喜欢郭宇刚,想到来团之后,郭宇刚不仅是她的兄长,还是她的良师益友,同时进步那么快,跟他在一起虽然不那么浪漫,但心里别提多踏实了。有一次,陶妈妈弄了点土特产,务必叫陶然为买药的事当面向郭局长致谢。陶然去了郭宇刚家,他家的条件就不用说了,关键是郭局长和蔼可亲,也很喜欢陶然。

陶妈妈说,我用的是人家的药,你却跟另一个男孩好,这合适吗?再说你又不是不喜欢郭宇刚。



陶然犹豫了很长时间,就跟汉风断了。

她决定一心一意跟郭宇刚好。

有一天,陶然在练功房练功,沈汉风走过来,面无表情地对她说道:“何必自苦?你将来是书记夫人,局长的儿媳妇,就是成了胖企鹅也没有后顾之忧啊。”

陶然气道:“如果你觉得这样说痛快,随便你怎么说吧。”之后看也不看汉风,继续小跳,她的腿笔直秀美,像按了弹簧那样轻盈地弹起。陶然心里也着实不快,汉风哪点都好,就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,凡事只有别人求他,他永远不会低下高傲的头。

“我真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。”汉风的语气里带着蔑视。

陶然回过头来,背靠把杆:“我是什么样的人?”

“如果你是为了爱,一定会选择我,可你选择了别的东西。”汉风丢下这句话,走了。

陶然在落地镜前垂手而立,她问自己,你是不是选择了药?

本来她不想把感情和药掺和在一起的,不幸的是它们水乳交融。她甚至觉得她和郭宇刚确定关系之后,母亲好像在暗中松了一口气,病情和气色都好多了。

母亲也说过,汉风不是过日子的人。

陶然这样说服自己,我也不是不能跟你汉风好,可你这种态度,到底是示爱,还是把我往郭宇刚那边推?!再说选择郭宇刚就一定是功利的选择吗?如果汉风一句话就把她说得回心转意了,那不等于她承认自己是个贪图虚荣的女孩?!



退一步说,就算是为了药,也没什么可耻的,我不能像你汉风似地不回家,不管父母的死活。汉风搞不到药,就再也没问过陶然母亲的事。人家郭宇刚不用提醒,到时候就把药给送来了,平时还问寒问暖的。要不说人家会是书记的人选?!

陶然说服了自己,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。她和郭宇刚的关系发展得很顺利,基本上谈婚论嫁了。

房子,郭局长给找好了,物质方面的事,陶然没操一点心,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。那段时间可真是无忧无虑啊。

谁也没想到郭宇刚会栽。就在这万事俱备的时刻。郭局长突然被抓起来了,说是受贿罪。用现在的眼光看,真不算什么钱,可在当时就是天文数字,惊天大案。案例在报纸上登了出来。这事一下子就把郭宇刚砸懵了,顿时成了霜打的茄子。

郭宇刚父亲的家被抄,小两口准备结婚的新房也给没收了。

这种事对一个家庭来说,无疑是灭顶之灾。郭宇刚就是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实,父亲有着一张国字脸,浓密的眉毛下两眼炯炯有神,温厚中不失威严。对于郭宇刚的教育和影响也是很正面的,经常圈阅一些重要的文件和社论让宇刚学习,叫他在政治思想方面不落伍。无论如何,郭宇刚无法相信父亲和罪犯会划上等号。

他一直认为这件事搞错了,总有一天会有人出面更正,并向他们做出解释。直到父亲开始服刑,他才承认他的愿望只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。



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，也是他最不愿意回首的往事。

二

“喂，永利吗？我是永虹，我跟你讲，你那个宝贝女儿可太不像话了，昨天老师打电话把我叫到学校，一谈就是仨钟头……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是竞争上岗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是赵永利……”

“噢，听出来了，是小王吧，你看我一着急……我告诉你，你找对象的事，亲姐姐我正给你张罗，本来条件真是蛮不错的，可她听了你的条件不满意，说想找个懂外语的。奶奶个熊，那你就到外交部去找啊，托我干吗？！她倒是搞外贸的，不是也说单位要解散吗……”

“我不是小王，我是……”

“李三炮，这回真听出来了，你这个胃病偏方我可给你搞到了，丽珠得乐对你这个老胃病那就是糖水，我这偏方，一吃准利索……”

“我不是李三炮，我叫杜雄，新分到刑警队的，队长叫我给赵永利当助手，说他经验丰富。”本来杜雄不想说那么多，但对方既然对刑警队这么了如指掌，肯定是个人物，所以他也不敢怠慢。老实说，这种天上的事知道一半，地上的事全知道的女人他一点也不喜欢，社会进化到今天，人活得越来越



越自我,凭什么我找不着对象、烂肠子烂肚子的事也要让你知道?就算你年龄大,那也可以活得优雅一点,婆婆妈妈的让人觉得不舒服。

他以为这回对方该卡壳了,没想到对方更亲热了:“杜雄啊,有空到家里来吃饺子吧,我知道你是山东人,警校刚毕业,是刑警队有文化的新生力量。到了广州水土不服,没关系,我给你煲凉茶喝,慢慢就习惯了……永利跟我说了,你是大学生,有情趣,是背着小提琴来报到的……永利真应该向你学习,如果他也有文化、懂生活,哪至于离婚啊……”轮到杜雄卡壳了。

幸亏小王进来,接过电话去贫了半天。杜雄把办公室的桌子全擦完了,他才挂上电话。

杜雄问道:“谁呀?”

小王笑道:“老姐呗,赵永利的姐姐赵永虹,刑警队的编外政委,挺热心的一个好人。”

“在居委会工作吧?”

“什么话,别拿村长不当干部,正经国营酒厂的工会小组长。”

“怪不得刑警队不缺酒呢。”杜雄一到队里,就觉得哪儿哪儿都弥散着一股劣质白酒的味道。

小王一屁股坐在桌子上,晃着两条腿道:“要不说有权就得谋私呢。”

“谁以权谋私?”这时赵永利走进办公室,接过话茬儿。

小王道:“还能有谁?说你老姐呢,可有日子没往咱刑警队送酒了。”